

龙舟载动几多情

李志娟

上半年是一个节日连着一个节日，“五一”刚过，月末最后一天又是端午节，好日子真是不禁过呀，又该吃粽子了。中国的传统节日日少不了吃:饺子、汤圆、青团、粽子、月饼，也伴随着玩儿:守夜、放炮、踏青、竞舟、赏月。当然，除了吃、玩之外，也伴随着许多或悲壮或凄美的传说:春节守岁是因为要驱除“年”那个凶猛怪兽;清明节(寒食)是因为葬身火海的介子推;端午节呢，为了纪念抱石投江的三闾大夫屈原;中秋节则是“人间万人仰头看”，满月里则住着嫦娥、吴刚、桂花树。那些动人的传说，在吃、玩儿之外，给节日注入了不朽的灵魂，滋养了我们华夏民族，生生不息。而眼下的端午节，应该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个节日，连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吃粽子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。除了主祀屈原，某些省市还有些地方特色，如:纪念被夫差扔到大江里的伍子胥、14岁沿江寻父的孝女曹娥、火葬绵山的介子推(就是那个寒食节的主角)、还有操练水军复国的勾践、除三害的周处……这些传说都不及屈原的版本流传广泛，也没能成为主旋律。随着传说，明君、忠臣、良将、孝女，君臣父子，爱国爱民，仁义礼智信，几千年来滴水穿石般融进我们的血液里，逐渐造就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并将永

远弘扬下去。

然而，屈原之前的人们庆祝端午节吗?经过一番查阅，先说结果，端午节(农历五月初五)的起源，注意是起源而不是传说，确实早于屈原所处的战国时期。学者闻一多先生所著的《端午考》和《端午的历史教育》书中，列举了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考古、考证，证明了端午节的起源，是源于中国古代南方吴越地区举行图腾祭的习俗，比屈原更早。简单说来，端午节源于古人对自然天象的崇拜，仲夏端午，苍龙七宿飞升于正南中央，处在全年最“中正”之位，正如《易经·乾卦》第五爻：“飞龙在天”，乃大吉大利之象。古代百越地区(也就是今天江浙、两湖一带)的部族以龙为图腾，就在五月初五“飞龙在天”这个吉祥日，祭拜龙祖升天。通过划龙舟、投角黍(早期的粽子)祭祀水神祈求风调雨顺。端午节正值仲夏，湿热多病，古人认为是“恶月恶日”，北方民谚有“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”一说，江浙一带则是“端午节，天气热，五毒醒，不安宁”的谚语。南北融合，渐渐衍生出除疫避邪的习俗，如门前悬挂艾草、菖蒲，佩戴香囊、吃五毒饼、喝雄黄酒等等，跟屈原尚无一丝关系。那什么时候有了关系呢?公元前约278年，秦军战神白起攻破楚国京都，流放在外的

屈原忧愤不已，写下绝命词《怀沙》后，于五月初五，自沉汨罗江，后来，民间逐渐将其忠君爱国的事迹与端午节结合起来。南朝时，南梁吴均的神话志怪小说《续齐谐记》首次将粽子与屈原关联，称百姓投粽入江以防鱼群嗜其尸，龙舟竞渡是为了打捞屈原遗体、驱散鱼群，而此时距屈原投江已过了750年，方有了文字传承，民国时期胡适认为《史记》中屈原“理想的忠臣”形象，是汉朝文人改造出来的，是为了“儒教化”，是后世杜撰附会之辞，是日常生活的需要，看来传说比起源更具有生命力。不管怎样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端午节也逐渐从自然崇拜转变为兼具历史、伦理、民俗的综合性节日。

如今，大多数人都认为端午节赛龙舟、吃粽子，是“万古传闻为屈原”，伍子胥、曹娥们也被家乡的后人们一并纪念着，传说演绎中的故事渐渐模糊，掩盖了事物本来的模样。“堪笑楚江空渺渺，不能洗得直臣冤。”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千百年来，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九歌》光耀千古，“楚辞”像灯塔一样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的精神坐标，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则引领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砥砺前行。这正是：“粽叶飘香千里外，龙舟载动几多情。”



山居记趣

杨雪

着风明媚的，冲我笑。

东风吹几日，山寺已千年。这几日山间小住，拍了无数张松风小照，净仰头看松和风缠斗，看燕子悠悠飞过窗棂，飞入无尽暗黑的梁柱，又折返飞回晴空。有石碑被战争的炮火炸成四分五裂的碎片，许多年后，有人路过时感叹悲惨的石碑。我只看中了碑刻的纹理和拓片上的史实，并没有对他人口中悲惨的石碑和幸运的石碑生分别心，专注一张张拓印风化了一千多年的历史，看石碑断裂的纹理如山峦逶迤。这片天晴了又阴，阴了又晴，任性得像个小孩，全然不顾燕窝还站立在最细嫩的松枝上。

我抱一大卷宣纸拓片下山，又撒了一把黄小米在竹林里，想着猫宝们没准也会吃点细粮，没准会对我温和一些，毕竟猫一直在，我要想

平安无事走过竹林和塔间小道，得学会妥协，克服对猫的恐惧是我的必修课。白的宣纸和黑的墨在黛青竹林里时隐时现，阳光和风一同时隐时现，猫却一直没出现，也许是去追逐有着修长翅膀的蜻蜓了。

出山门，微微风起，丝丝细雨在地灯的照射中密集落在草坪上，蒲公英白色绒球没有了毛茸茸的可爱样子，耸肩搭背的很是颓废。一切都在人潮拥挤中沉寂下来，天地安静，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迈步，才能让脚步声小一些，再小一些，甚至消失听不见……我是那么害怕，惊醒此刻难得的静谧，我从未遇到的静谧，或许此生不会再有的静谧。因为微风细雨还会有，蒲公英绒球还会有，但微风细雨中的青草和充满希望的白色蒲公英绒球不会同时出现……

玩具里的童年

张桂柱

孙子对玩具的兴趣远大于美食，只要有玩具玩，他就乐在其中。3岁时，他就开着电动小汽车满屋转，转够了又拿出机器人，伴着悠扬的歌声手舞足蹈。前不久，儿子、儿媳带着孙子来看我们老俩，一进门孙子就举起手里的玩具：“爷爷、奶奶，我爸刚给我买的乐高。”转身趴在桌子上拼装起来，我逗他：“你可以开个玩具店了。”他信心满满地说：“没问题。”

看着孙子玩的那些叫得上叫不上名的玩具，不禁想起自己儿时玩的那些东西。我童年时和小伙伴玩的玩具，那会儿叫玩意儿，所以叫“玩意儿”，一是那些玩具特粗糙，二是用的没什么正经材料，简单一句话，就是能玩，有的玩就行了。

过去孩子们玩的玩具，有的是家长帮助找东西做的，有的是孩子自己琢磨着做的，用的材料什么都有，规格尺寸也没那么严谨。像男孩子玩的扇四角、汉奸(即陀螺)，前者是用过的书本或者烟盒纸、牛皮纸叠的，后者是用铁锹把粗细的木头，拿菜刀连砍带削，再用砂纸磨出来的。女孩子最爱三五结伴玩跳皮筋、躲拐，跳皮筋时边跳边唱：“小皮球香蕉梨，马莲开花二十一……”欢快的歌声、笑声让清寂的街巷胡同充满暖意。那时女孩子躲拐玩的是羊拐，多是大人帮助捣摸的，至少要4个，凑齐了正反面涂上不同颜色，玩时抛起小布包顺势翻羊拐，先将4个面翻齐者为胜。

别看那时孩子们玩的玩具都是废纸、帘子条、铁丝、铜丝、秫秸杆和木板、木棍、冰棍棍儿、石子儿等做的，可孩子们肯动脑子，心灵手巧，做出来的玩具不仅有模有样，有的还确实有点科技含量。像冬天滑冰的冰车，几块木板钉个方框架子，两根粗铁丝钉在下面当“冰刀”，结实耐用，坐在上面滑起来小燕儿飞似得。还有用半干的高粱杆儿插的机关枪、风车、小灯笼、眼镜，冰棍棍儿插的蛔蛔笼，帘子条和报纸糊的风筝，在孩子们手上件件像个工艺品，透着精巧灵动。

20世纪80年代之后，商店里卖的玩具逐渐丰富起来，时尚有趣的小汽车、小动物、布娃娃及其高档的小霸王游戏机、变形金刚等，陆续呈现在孩子们面前。不过，受经济收入影响，很多人家还是买不起小霸王游戏机、变形金刚，只能给孩子买些价格低廉的。

如今时代不同了，每个年龄段的孩子有每个年龄段的玩具，男孩子和女孩子也有属于各自心仪的玩具，而且许多玩具趋于套装化、系列化，兼具科技、智能、数字功能。一天，社区小广场上两个六七岁的孩子各自拿着一个遥控器，一个陶醉在半空盘旋的直升机上，一个痴迷着飞驰在广场上的小汽车。想想我等儿时玩的小木枪、报纸糊的风车、高粱杆儿插的机关枪等，岂止此一时彼一时，绝对今非昔比。

玩具，是幸福智慧孩子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美好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。鲁迅先生曾说：“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，玩具是儿童的天使。”喜欢游戏是孩子的天性，而且是天真烂漫、质朴纯洁的。21世纪的今天，在孩子玩具上投资，就是投资孩子的未来，投资家庭文化生活。换句话说，玩具不仅能让孩子找到快乐，认识一些新知识、新科技，拓展他们的视野，启迪其智慧灵感，还可增进孩子与家人、与小伙伴之间的情感。

玩具，缤纷着每个人的童年故事，精彩着每个孩子的心灵智慧，也五彩斑斓着我们的生活，让每个人都怀念至今。



悠悠夏日长

王业霞/作

流金岁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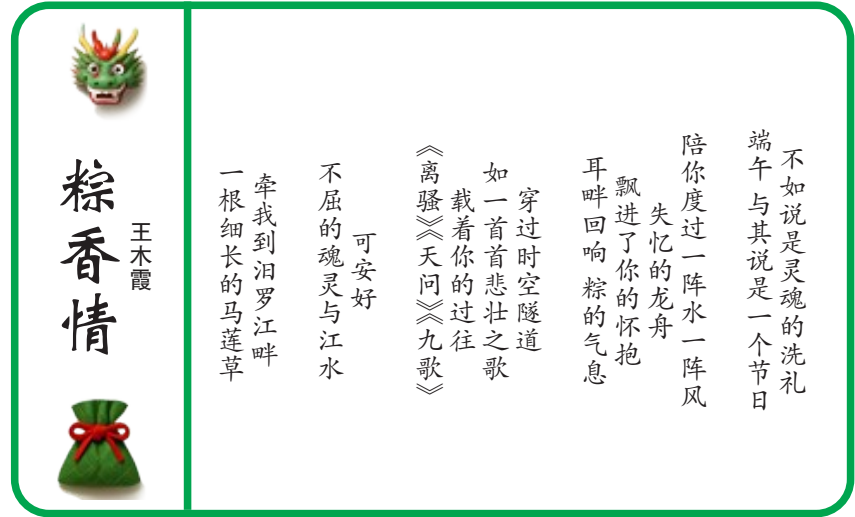
赤日炎炎的中午，在我们小区西大门的大柳树下，有一挂毛驴车，中年汉子带着一个10多岁的孩子在卖西瓜。父亲忙着过秤，儿子在不停地吆喝，两人的脸上滚动着汗珠……这个情景突然开启了我记忆的大门，让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，父亲辛苦种瓜、卖瓜的情景，以及我第一次随父亲进城卖瓜的难忘经历。

父亲在南山脚下种了5亩西瓜，经过他的辛勤培育，硕果累累。放眼望去，绿油油的瓜田里，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，犹如绿色的宝石镶嵌在大地上，闪烁着诱人的光泽。

该去卖瓜了，父亲忙着挑拣成熟的西瓜，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码放整齐。为了多拉些西瓜，平板车上竖起了用高粱秆编成的围栏，准备进城卖瓜。父亲默默检查着平板车，我用打气筒给车轮胎充满气。下午，刚采摘的西瓜还留着嫩绿的瓜秧，透着新鲜的气息。这是我第一次跟着父亲去城里卖瓜，对未知的旅程既兴奋又紧张，心中满是憧憬。

凌晨3点，整个世界还在沉睡，我们便出发了。明月高悬，为我们照亮前行的路，父亲拉着平板车，我在后面帮忙推着。车轮滚动在柏油路上，发出“吱呀，吱呀”的声响。一路上，微风拂过，送来阵阵瓜香，混合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，令人沉醉。30多里的路程，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漫长，父亲的脚步沉稳有力，汗水不断从他额头滴落，打湿了汗衫。年仅10多岁的我，有时用粗麻绳横挎在肩膀上帮着拉车，咬着牙，弯着腰，努力跟上父亲的步伐，尽管双腿早已酸痛不堪，却也充满了力量。

城里的早市人声鼎沸，各种吆喝声此起彼伏，



粽香情

王木霞

陪我度过一阵水一阵风
失忆的龙舟
飘进了你的怀抱
耳畔回响粽的气息

穿过时空隧道
如一首首悲壮之歌
载着你的过往
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九歌》

不屈的灵魂与江水
可安好

牵我到汨罗江畔
一根细长的马莲草

卖瓜的情景

胡焱

父亲找了一处显眼的位置，摆好西瓜摊。一个个西瓜整齐排列着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墨绿色的瓜皮泛着诱人的光泽，仿佛在向人们招手。为吸引顾客，父亲熟练地切开一个西瓜，鲜红的瓜瓤，汁水四溢，瞬间引得路人纷纷侧目。“不甜不要钱哟!”我扯着嗓子大声吆喝着，那质朴的乡音里满是自信与热情，回荡在集市上空。

前来买瓜的人络绎不绝，大家围在瓜摊前，仔细挑选着心仪的西瓜。我在一旁望着城里人，时髦的打扮带着优越感的腔调。心里渐渐滋生一个念头：“我这辈子如果能混成城里人，该有多好啊!”

每当卖出一个西瓜，父亲脸上便会绽放出憨厚的笑容，接过那带着体温的钱币，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口袋，那是他辛勤劳作的回报，也是对生活最朴实的满足。

中午时分，烈日炎炎，酷热难耐，城里的柏油马路晒得滚烫。早市上的人渐渐寥落，父亲和我坐在平板车旁，啃着玉米面儿窝头，就着咸菜，那简单的食物在此时却格外美味，因为这是劳动后的满足。这时，父亲拉着平板车，带着我开始走街串巷兜卖剩余的西瓜。我们望着剩下的西瓜，心中满是期待，希望下午能快点卖完尽快回家。

傍晚，我们的西瓜终于卖完了，父亲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那笑容里有疲惫更有收获的喜悦。收拾好东西，父亲心疼地让我坐到平板车上，他独自一人拉着车缓缓前行。

月光再次洒在我们身上，与出发时不同，此时



的月光多了几分温柔，仿佛在轻抚着我们。一路上，父亲给我讲着他年轻时的故事，那些平凡而又充满力量的过往，让我心中满是对父亲的敬佩，我静静地听着，感受着父亲话语中的温暖与力量。回到家时已是深夜，母亲早已在门口等候，看到我们平安归来，她满心欢喜，目光中透露着对我们的牵挂。

40年前的那个夏天，父亲种瓜的辛苦，我跟着去城里卖瓜的经历，成为了我童年中最深刻的记忆。它让我懂得了那个时代农民的艰辛，也让我感受到了父亲深沉无言的爱，那爱如同瓜香，悠悠萦绕，久久回味。